春融堂集

序七

青浦 王昶 德甫

沈歸愚先生八十壽序

國家重熙累洽文治昭彰休明之運洽於遐邇其名山大川之氣磅礴鬱積久而不能掩則必篤生大儒使學業之所發揮炳炳烺烺照耀宇宙直接古人于千載不然猶必老其才厚其遇始顯其文章德業以陶冶當世俾承學之士奉為圭臬而　國家之文治乃益懋吾師歸愚先生所為維一代休明之運者也先生好古力學究心於道德仁義之旨卒澤于詩書禮樂之訓其得於心而攄之于言也渾渾浩浩崿崿剴剴凡四始五際之微探原窮委抉摘闡奧盎自漢魏以降風

雅之遺代有作者而獨集其成于今日先生之文章先生之德業爲之故無意於工自不能以不工而非絺章繪句者之所能測也夫以先生之德之文固宜其受知聖主不數年間遂陟卿貳　宸章褒寵便蕃稠疊世之論者方以是爲榮而先生以年至乞身樂志田里神明不衰陟華頂攬雲海超然有抗青雲攀白日之志此其意致何如而得于天而全于身者豈可涯量哉歲在庚午秋始得侍先生之几席又二年壬申而先生年八十私念謏聞樸學得出門下長奉教澤爲幸又念先生應世而生則不敢私爲已幸而爲天下後世幸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今先生履純蹈和粹然藹然而平康正直之德通於三極由是享遐齡臻上壽皆足以徵乎昔涵養之深而　國家

有道鑑長之故亦於斯可卜也至其品望在鄉國聲名在邇方詞章學問在簡冊皆書之不勝書故推本于上帝降神之意與 國家作人之化俾知豈弟君子福祿來降爾昌爾熾且永永無斁以爲先生進一觴焉

黃醴泉五十壽序

武林黃君醴泉侍其封翁朝議公于家以色養著聞今年七月某日爲君五十誕辰至十二月淑配呂恭人亦年五十里中親串相與稱百年之觴屬余文以祝之昔歸熙甫以生辰爲壽爲非古而親方在堂則以恒言不稱老例之尤於祝爲非宜雖然爲壽而祝之蓋不斷其所已致而斷其所未致云爾可願之事諸福之物此求之可必其致者也若夫身當耆艾之年而親猶矍然無恙此求致之而未必其致者也以未

必其致者而獨致之且合可致之事諸福之物畢具以娛其親斯眞人世所罕覯而祝之不可以不亟者與君少而能文詞章楷法筆騰墨飛散華落藻似美蕘章潛鱗戢羽跌宕琴酒相羊山水似江貫道至于子姓行列蘭茁其芽覗履考祥游秩　寵命呂恭人鳴璟雜佩婉婉並進以事　朝議公則時人所罕逮也班史載萬石君子建每入子舍取親中裠廁牏身自澣濯其賤子孫孝謹之行可謂至矣然建以郎中令五日始一歸省又豈若君之朝夕覗膳起居左右者歟然則當弧矢之辰姻婭賓客長筵絲竹洗大斗以酌君而君因以祝朝議公之壽豈非人世吉祥善事　國家淳和之氣所致也與

同里邵君西樵長余十二歲余方童丱時君已補博士弟子於庠序有聲四方賢士大夫交口稱之然意致蕭散好吟詠年四十餘即棄科舉而寄興山水書畫之間其後余羈宦四方不獲常與君相見及君七十初度余寄五言古詩以爲壽君讀之听然而喜今忽忽又十年矣同里親舊謀所以娛君者復索余文壽之余聞君壯時見知於祁陽陳文肅公公方撫吳取入紫陽書院讀書時院長吳編修大受繼之王侍御峻皆以國士待君與今通政使吉君夢熊學士褚君廷璋聲名相上下顧君于是時已退然若不欲竟其業栖遲匿伏者至數十年今 國家引年憲老凡七十以上試於鄉者雖不售悉 賜舉人試於禮闈者雖不第 賜檢討暨學正有差以君精神强固褰裳而往慮無不膺 曠典乃皆淡漠置之

何居董子有言曰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蓋天
之付于人不兩能也今文肅之後微矣同學自吉褚兩君之
外其逝籍而不克振振而復躓者何限君獨以耕以讀積名
書畫數百軸所居黃雪廊冷香迴頗極花木闌檻之勝嗇于
彼豐于此理固有然且君從容自得無求于世養其天和正
其性命八世之榮辱得失有不與焉則日引月長期頤之慶
當不待蓍蔡而知也長筵絲竹何足遽爲君祝哉
聖天子壽逾八秩仁風翔洽畺吏以百歲告者歲不勝書蓋
龐眉兒齒之多於斯爲盛也先是己酉十月爲吾兄芳儀八
十壽辰庚戌九月朔夏子霏玉亦年八十區區里閈數百武
間得君而耄耋埒其三鉅壽世之嘉祥似吾里有獨厚焉者
斯真可爲君勸一觴已余年六十有八已近懸車投老之時

他日乞
聖恩歸里飲膳以從于游相與道　盛世休和之效及天人
損益之機偕同里親舊以壽君將未有艾也夫

孫虹橋六十生辰詩序

生辰爲壽自古無之蓋古之所謂頌禱者乃出于平日之詞
故天保報鹿鳴之燕也而曰如南山之壽行葦養老乞言也
而曰以祈黃耇壽考維祺楚茨信南山力田以奉宗廟也而
曰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又曰曾孫壽考受天之祜至于生辰
爲壽則古帝王且未之聞而況士庶人歟非以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之日更爲宴樂孝子仁人實有所不忍歟故唐文皇
垂泣以對羣臣而　國初孫退谷張貫山諸公遂欲廢此禮
非篤論歟孫子虹橋以乾隆辛丑某月日爲六十生朝作詩

見志眷父母感妻子繹其詞如湇商之奏如哀絃之引悽然詘然使人不可卒讀而卒以消宿疾而邀天祐自慰自解洵乎安貧樂道與仁人孝子之思有合也由是志推之雖絲竹嗔咽賓朋雜遝以稱百年之觴者孫子所欲也哉孫子詩既出和者凡數十家余之序之竊欲與孫子廢非禮之禮以復于古云

蔣瑞應六十咏懷詩小序

甥蔣子瑞應壯年從余學詩東南之能言詩者無不交也閱三十餘年寵順天府同知居京師京兆尹授以金臺書院山長其年已六十矣於是瑞應自為詩以道年華之晚晚境迴之寥落一唱三嘆初無抑鬱不平之意見於楮墨非所謂溫柔敦厚得於詩者深歟諸君子從而和者凡若干篇皆以贈

公爲比夫陶公豈能師其萬一第同陶公者跡也不與陶公同者其境也陶公典午世臣永嘉革命雖位以卿尹必將卻而不居志固不係於官也去官之後安貧而樂道固宜若瑞應由舉人以四庫館寫書官得爲縣令遷京縣晉同知且所至以廉能名則係乎官者也係乎官而當事以私故微嫌罷之疑若不能舍然者乃論文譚藝無與壯年方以遂初樂志與門生故友相與唱嘆於焚枯酌醴之餘豈不難哉余今年七十才退不復能爲詩以壽瑞應而有感於瑞應之詩因舉其與陶公同而不同不同而尤難者著於簡端使知瑞應之深於詩教也如此雖然瑞應以明退之身能取陶公而師之則安貧樂道所得之深必有進於詩者夫

張玉墀七十壽序

張子金台以獻賦來京師適余將隨　輦山左於時曾甫玉題先生年將七十矣屬予爲文壽之余惟雲間望族莫如張氏考三國志晉書自大鴻臚儼以名德著于孫吳而步兵翰繼之史載其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命駕而歸迄今以爲佳話歷唐宋元明張氏登膴仕者甚衆以至於本朝益貴顯少司馬以名進士爲侍郎文敏公以翰林洊登司寇書法之工受知

今上謂可追蹤羲獻卒後三十餘年余蒙　恩名見數數問其家子姓佳否蓋眷遇之隆若此先生少司馬從子文敏公從弟少英英玉立工文章詩尤雅潔出入於兩晉三唐吾鄉能文之士莫不斂手推服而時值文敏公貴盛科名指可取契致者顧先生睠之漠如豈有蓴羹菰菜之戀歟家故有園

在郡城之偏西林寺直其西池塘渟瀅林木𥨿藹每日晚浮圖影倒射戶牖先生朝夕其中學道賦詩而金冶偕其兄坤厚皆嗜讀書能文詞不啻考鐘鼓奏金石於其側以相娛悅也際昇平之世膺山林之樂兼以詩書之澤而益以子姓之賢俾壽而昌俾耆而艾詎不宜哉夫步兵之傳晉書列于文苑及窺其言論風旨蓋不欲以文苑名而欲以隱逸終者考魏晉間隱逸之士若范粲年八十四子喬亦七十有八宋纖譙秀郭荷皆八九十有餘龍京孫登鞏雖不言年壽所極要皆在百歲以上今先生形從形施舍和而養粹以追步兵之文行取諸人者嶽得于天者全以成喬松之質又何疑歟余少于先生三歲方奔走江湖弗克以雅園自老因冶金之請郵郵乎其滋愧焉他時解組南歸造塔射之圖當更致語以

進一觴而姑以此先之用志跂慕之私云

錢曉徵七十壽序

嘉定錢少詹事曉徵由詞垣晉詹事入直 上書房駸駸乎
上被 寵遇顧引疾以歸優游安養迄今二十餘年而君年
屆七十正月七日爲覽揆之辰於是令子星伯偕及門弟子
謀所以壽君者屬余爲祝嘏之辭余少與君同學又同登於
禮部試在內閣又爲後進知君之深者洵莫余若也今 國
家重熙累洽醇風翔播
太上皇帝壽開九袠 御宇至六十年乃行元日受終之典
中外大臣以耆碩稱者布滿 朝列嘉慶元年正月 舉千
叟宴龐眉鮐齒拜稽於殿陛計三千餘衆蓋久道化成太和
保合敦厖悠久之運磅礴宇宙君於時杖履逆吉神明不衰

以受門弟子之奉觴上壽與子孫舞綵含飴之樂固其宜矣且君經師也囊括埶術網羅衆家嗜金石通六書之本尤工於歷術著述繁芳四方奉爲枕秘歷主太倉婁東江寧鍾山蘇州紫陽書院者十餘年東南俊偉博洽之士率皆奉手摳衣受業於門下攷兩漢經師申公桓榮皆年八十餘轅固伏生皆九十餘而固尚以賢良徵若北平侯張蒼邃於陰陽律歷年至百有餘歲是皆得乎天地祥和之氣際國家休養之隆而又身體乎聖賢修身養性之旨是以永錫難老如此況君早年勇退栖情林壑履中而蹈和凝庥而葆粹榮利不足以眩其心紛華無所動於志以道義爲膏粱以詩書爲服食由是而至申公伏生之年上與北平侯等固不俟迎日推策而知也然則爲轅固之徵受桓榮之賜固必有邀異數于他

日者矣余雖少長於君衰至而耄及之倘得附餘光承末照
將應東南人士之請閱十年而更爲祝辭頌　國家萬年有
道之長者備者壽考維祺之效皆屢書不一書也

段得莘先生九十壽詩序

往予在蜀中丹陽陸炳宗以蜀徼詩選中有段君若膺詩始
知君爲詩人又數年南歸過蘇州見君硜硜侃侃譚經悉本
于古訓又以君爲經師也及詢所自得乃知皆出於尊甫得
莘先生之傳先生性至孝爲文章根抵六經而經義必宗註
疏不屑揣摩庸俗以干世而希榮故爲歷任學使所重而卒
不得志于有司晚始以恩貢嚮若膺縣令之請得　封如其
官余惟十餘年來　國家久道化成重熙累洽敦厖純固之
氣與人世魁耆碩艾之士相得而彰故嘉慶初元再　舉千

叟之宴九十以上多至四十餘人肆筵授杖闓澤　朝兮且每於鄉會兩試擇年齒最高　予以舉人進士並有至國子監翰林者其五世七世曾元術見則　御製詩篇或書扁額賜之典禮優異非漢唐來粟帛給復所能比方萬一故時多爲先生欣羨者而先生退然如不勝其榮之深而識之定過於人者益遠矣然先生自若膺引疾歸養熙怡左右及今已數年丈夫子四自若嫪外咸發名成業有聞于時孫十人曾孫十一人元孫一人復合于七世衍祥之例茲者年當九袠璘璟瑜珥充閭遶膝而先生神明不衰康強逢吉是豈尋常之黃髮兒齒所敢望歟尉繚子云人之不足天之有餘功名貴顯人之所爭可以力求者也子孫壽考天之所予非人力之所可求者也先生以其可求者付諸人以不可求者聽諸

天而天以其有餘補其所不足方將繩繩繼繼爾昌爾熾非引年之典弗祿之康足以旣其美盛是皆惇德之所致也懸弧之旦戚友咸詩以祝之若膺屬予繼其後予謂先生惇德非詩所能罄也故推本於天與德以明之俾後有采詩者知所自焉夫白華行葦諸詩非序何以表孝子之潔白與尊事黄耇之至意若膺由詩而近乎經必以予爲善言德行也夫

阮湘圃封翁七十壽序

嘉慶壬戌仲春[illegible]日爲浙江阮中丞尊甫湘圃封翁七十懸弧之辰於時春物棣通百昌咸遂陽和敷播日麗風暄中丞偕其弟鉀綵捧觴上壽而司道諸君子率屬衿黻襴袍以展百年之祝蓋德門之盛軌而　聖世之嘉祥也諸君子以中丞與予相契最深俾述封翁父子閒所以迪吉履祥之至

意封翁世籍眞州所居左湖右海風氣邃密實扶輿精粹所鍾又少承拊𢱬公庭訓輕財好施置田贍族爲鄉里所推尊及中丞掇巍科直詞館晉秩司農洎視學三齊兩浙遂膺節鉞之重封翁初不以崇高富貴自矜而厲中丞以潔己愛才爲羣牧之倡其自處儉樸服食起居無異於寒素好爲山水遊迦蘋所至輒覽其名勝而尤好西冷窮九溪十八澗之境與山僧岸研淨業久之而後返爰僮單騎人不知爲一品崇封也其脩爲自得養眞而葆和有過人者緝熙於純嘏信矣小雅南山有臺之詩所以崇德而祝壽也其指歸於民之父母爲邦家光茲中丞和平惇大惠澤涵濡識者皆謂義方之訓故揀賢良發廉正則官吏相與祝于庭清訟獄均賦稅則農民相與祝于野通關津平權課則行旅相與祝于途且天

風助順颿颿弃竄則南帆番舶相與祝于重洋至于宏獎風流教施不倦則通省之茂才與遐方之寒畯靡不騁秘抽奇申其頌禱蓋合億萬人之祝以徵上壽之符當與小雅南山諸什並行於世且蘭芽玉茁並佐含飴之樂詎若覩朋繼沓絲竹駢闐祝觴致語所可仿佛其萬一者與抑洪範之論五福也一曰壽二曰富富者非指豐履厚之謂謂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也封翁盛德有諸己而中丞大業加乎民則康寧詩考固有如響斯應者故君頌之篇原其本于天詩不恪並舉伊尹巫咸父子以明之此其人皆上壽也予以德尊其親父以德裕其後交輝互發此固三代盛時獻為上瑞今於中丞喬梓間見之豈不盛哉且稽之周易占用九是為老陽蓍用七是為少陽大衍之四十九七七之積也老與少相承

而後兩儀三才四時之象著焉由是三百六十以當耆齒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當萬物引伸觸類申錫無疆有嚋人所不能測巧歷所不能算者封翁之年七十揆之于易猶爲上壽之履端則諸君子之引年而祝賀者皆屢書不一書非一時之歌詠所能竟其詞者矣中丞鴻裁鉅製照耀詞林而湛深經術尤爲儒者所宗故舉易詩書之奧義以質于左右用告封翁知必听然而飲滿也已

梁山舟八十壽序

晉宋間論士大夫之品者必以標格爲先蓋其超然物外不徇勢位而尊不因功勳而貴不藉文章才藝而華如此花之蘭桂禽之鸞鶴晉漢間之景星慶雲似無與於人世而使人愛而慕之跂而望之可說而不可親可親而不可玩是非襲

取而強致之也其得於天者清且遠矣山舟侍講我師相國
文莊公長子少日由詞垣擢侍講幄數年丁嗣父憂歸服
未闋文莊公復薨於京邸君戴星奔走哀勞倍至因足有微
疾不良於行醫治久之未愈乃屬其弟右循宣勞報國歇
歷中外而已無復出山之志君門第高華蒙
聖天子不次超遷眾方有韋平之望而自屏于寬閒寂寞偶
逢春秋佳日青鞵布襪一老僕隨之往來於邸第間見者不
知為相門之貴胄詞林之碩望也家居日久聲聞日隆四方
與畯之士有道而文者希風慕景踵門求見無不倒屣迎之
及浙閩當事貴人軒車過訪則報以一刺之外未嘗再往也
以德行式鄉閭以文章表藝苑而法書獨出冠時上溯鍾王
下兼趙董東南碑版及琳宮梵宇有所題署悉以求君君欣

然捉筆各得所求以去而節鎮之索書者往往累歲不報蓋和而能介足以廉頑立懦故士大夫益以此重之按其標格置之於晉宋間尚當爲第一流人無疑也乾隆丁丑予以召試出文莊公門下迄今幾五十年出處殊途間多離合而音書存問蟬聯不絕是以知君雅尚爲最深比予引年致仕復主講敷文書院歲時相晤竊見君精神識力不減疇昔由其所養之深而湖山清淑之氣文章道德之輝迭衍融結天若獨有以厚之聰明如故眠食有加明燈矮紙猶復能書細楷與歐陽信本文衡山並傳千古自今伊始將由期頤臻上壽豈尋常頌禱之詞所能髣髴也哉予少君一歲耳聾目瞶跬步亦須扶掖值君八十之辰不獲攜册致祝故爲文以先之郎君燿北及姪壻許子周生皆能文之士也使誦吾文而

胥一觴爲庶比于考鐘鼓而羞鼎俎也已

從子次辰雙壽序

自予高祖遷靑浦生丈夫子三曾王父孟賢公爲長其子孫皆登大耋而齒亦多尊于諸父五世得次辰益長于予兩歲云往者歲壬寅次辰與其配皆六十宗人目爲雙壽屬予序而壽之予以序者緒也古人用以敘書未有用之壽者且所謂雙壽尤不見于書史故作古詩一章以致懸懸忻悅之意迄今又十年矣於是宗人復以書來請序予惟壽於五福居先古人致其愛者在是是以躋公堂頌曾孫行燕射未嘗不以壽爲言況旣醉之詩言萬年有僕矣申之以女士閟宮之什言三壽作朋矣重之以令妻盤室家之壺琴瑟之好咏齊眉而協偕老尤難斯不可得者對舉而竝祝之又宜矣予少

與次辰同學又同補博士弟子歲月不居忽忽今皆白髮自癸卯二月別於里門不相見者八年顧聞其夫婦顏益壯動履飲食益加治家事益精整子孫烝烝然挽鬚繞膝與予隔三四千里猶得通音問撰致詞以相頌禱此吾宗吉祥善事實高祖以來所錫之福也事雖非古誼可以斬其交乎計次辰之精神識力不難坐至期頤予他日乞　恩歸里將與之具酒醴考鐘鼓而侑以嘏辭當不少也

吳母程太夫人八十壽序

吳母程太夫人前吉安太守吳君之配抑庵先生之母而吾友企晉之祖母也昭陽作噩壯月太夫人年屆八十於是抑庵先生率其昆弟子姪奉觴上壽四方賢傑知名之士登堂祝嘏舟航雜遝歌既醉之章相與頌先生之孝與企晉之厯

胎前烈有光于時因以知太夫人之垂休錫祉且日引月長而未有艾也余嘗觀潘安仁閒居賦謂太夫人御版輿升經軒席長筵列孫子往往俳徊翔咏以爲人世吉祥善事然安仁託言明哲以拙自命終不免失身于權貴若先生矢蠱上履二之節絶意仕宦又即太守君別墅擴而大之有木數百章有竹數千餘池亭窈窕花藥駢羅如閒居之樂固遠勝于近郊後市者而太夫人康強善飯黃髮兒齒又無患疏老之疾企晉文詞學問照耀遠近諸孫亦皆英英玉立猶芝蘭其芽梧竹其質也視潘氏之兒童稚齒又何如哉先生修蘭陔潔白之養花時月夕奉太夫人覽茶磨之樹聽硯山之鐘退而具膳腆潔滫瀡諸孫起拜左右瑤環瑜珥含飴索笑造化祥和藹吉之氣翔洽門內彼安仁之或宴于林或禊于氾偶而

得之後爲美謂者太夫人劉以爲常斯不亦天倫樂事之尤盛者乎余與金晉爲莫逆交夙聞太夫人之德相去百餘里不得厠賓從之末乃爲序以貽之俾侑旣醉之觴焉若太夫人之懿行佐太守君也恭而順教諸子也肅而和待諸孫也寬而有禮世有劉子政范蔚宗傳女士者當播之彤史不藉余言之繇明也

李母張太淑人八十壽序

乾隆甲午貴州李公世傑之母張太淑人年八十是時金川跋扈　王師分道進討公任四川按察使已由南路出塞進次章谷日夕庀治芻糧傳遞未獲迎養太淑人舉祝嘏之禮再閱歲丙申正月　王師遄而耳壓金川旦夕刈滅而公以勞績開著擢湖北布政使于是爲其屬者咸歸美于太淑人

之懿德且思以頌太淑人壽而屬余為文余常觀魯僖公從齊桓伐楚會盟而還非能深入其阻也既還之後又非有彤弓旅矢秬鬯圭瓚之錫然奚斯頌公以為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至于燕喜壽母宜其大夫庶士悉詠而大之如此今公所從征者勾陳天策　威靈斯在非直輸主之師是伐是絕者雪山虛水出徼二千餘里非直陳蔡唐鄧之郊幸卯受丑飛芻輓粟六年始以武成告非直僖公以春出以秋歸也熙勞懋著休有烈光化洽　寵賚作藩大邦歸而長筵列席考鐘伐鼓因以揚慈懿祝純嘏于太淑人也固宜且公之在窮谷也太淑人貽書敦勗謂毋以我念以　國事為念其間事勢扞杌流聞參互往往仰屋而嗟至于損顏減膳今也西南洗兵萬里寧謐曩以稽誅為憂者宜以告成為喜凡

是數年中太淑人恭遇
萬壽崇封　錫誥而孫華封舉于鄉某某貢于太學　國恩
家慶顯融裦衍四川屬吏所謂邦之大夫士庶也相與致詞
燕喜比于奚斯寧有嘗爲夸大者哉抑頌所稱俾爾壽而富
俾爾耆而艾黃髮台背壽胥與試鄭箋指爲慶公氣力不衰
之詞其第八章之黃髮兒齒亦然然考僖公伐楚之歲即位
纔四年年正少壯不當遽慮其衰竊謂第四章之三壽既指
三卿則第五第八章之黃髮必指壽母言之今太淑人年八
十有歲而公年亦六十二黃髮兒齒之詞當取鄭箋之意兼
頌以祝公兩世之福壽寖昌寖大則援筆而爲祝慶之文益
求有艾也太淑人相夫子教子姓義方閫德皆可師法貴州
人類能道之此不復敘云

沈母朱太恭人九十壽序

沈君旣堂與余同擧于鄉同成進士旣堂入詞館余亦爲中書舍人同官于　朝凡七八年往往以通家子弟拜其母朱太恭人于堂下故知太恭人之懿德莫如余詳其後旣堂出守太平余以從軍滇蜀不相見者十餘年今旣堂督運河東而余方按察西安于山西稱鄰境復時以書往來始知太恭人神明康健增勝于昔而今歲甲辰六月年已九十矣于是同人爭相致語屬余爲介壽之文余惟婦人之道柔順而已乃稽之易卦坤獨取于利貞貞陽德也宋儒謂坤之用六六爻皆變爲陽所以稱貞以太恭人之懿德攷之易卦殆無不合者蓋太恭人少時侍祖母任安人疾三年不解衣帶父遊廣東母孩經紀喪事悉合典禮是貞于爲女也旣歸夫子性

方嚴不假聲色晚年尤以肝病目夜須人職獲罕當意者太恭人承以婉順竟夕危坐五六年不設枕席是貞于爲婦也中歲而寡有無罔勉手自操作夜寐夙興家無廢事閱數十年如一日是貞于持家也既棠兄弟少時從外傅歸太恭人課之力學一燈熒然刀尺機杼常與書聲相間是貞于教子也兩子婦相繼早殁又撫三孫而教之今皆已嶄然露頭角是貞于裕後也既棠既通籍充考官衡文勗以彈心爲太守藏嶽勗以輕典其外絕苞苴急撫卹知名義而通政體有合于柔順利貞之道不勝紀也夫陰數六陽數九用六之變而之陽蓋出六之九也黃鍾之數肇于九其衍也至于無算三百六十之律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胥昉于此太恭人得坤之六毗陽之九今雖九十其壽考衍羨未可涯量明矣抑

又聞之九者洛書之數次九爲嚮用五福太恭人以懿德教
于家而既堂下康正直協于卿士維月之義壽富康寧鍾美
于閨幨宜也由是享期頤躋上壽太恭人安貞之吉應地無
疆者益未有艾而余聯介壽之文亦嘗屢書不一書焉余官
守所羈不獲預長筵擯介之末竊舉周易永貞之說與洪範
五福之旨以寄既堂以頌太恭人庶幾昕然而佐一觴也

高母 太恭人八十一壽序

乾隆五十年乙巳七月二十三日同州太守高君之母 太
恭人時年八十有一先一年君任山西忻州大計得上考入
覲
天子志之有同州之 命既抵任則已逾太恭人壽期迄今
將一年事理民和暢雨時若于是其屬將爲太恭人補八袠

之觴嚴余以文序之余觀大雅旣醉之篇序以爲頌太平也
箋謂五福備焉今誦其詞一則曰萬年再則曰萬年頌禱之
詞已至矣申之以朋友攸攝言其臣皆有仁孝士君子之行
也又申之以永錫爾類言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極之釐爾女
士從以孫子然後爲福之全疏謂女士女而有士行如成王
之母爲十亂之一然則女士豈易副哉我 國家景命有僕
福祿來成邁于成康時遠甚今屆五十年之期恭易大衍之
數也大衍始于四十有九而當于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然則
旣醉萬年之頌未足爲喻矣今年春正月
天子纘承
祖武再舉千叟會黃髮兒齒胥與于此宴復 詔王妃以下
公主鄉君以上外藩王妃以下公札薩克台吉之妻以上及

滿漢大臣妻年七十者　賚予蟒緞緙錦紗紬各有差且舉天下老民老婦　賜之粟布鴻麗錫羨于古無與比校而太恭人之壽適遘其時履太平值元會非惟高氏室家之掤繳已也所屬之欣喜驩踊稱奉觴上壽宜矣余聞太恭人毓于名門蔚爲禮宗生平以節儉佐夫以公正勗子其女而有士行者歟太守上承慈教所至以廉辦聞退而承歡養志恭無媿于仁孝也諸孫斬然崢嶸見頭角良有從以孫子之樂于是籩豆靜嘉酒醴維醽以致五福之須其可與太恭人侑一觴矣或謂西嶽在同州境內神有明星玉女峯下產花十丈其滿如船設悅之期當有仙靈來往奏雲璈舞麟脯用介稱于王母者余不得而知之已

王母張孺人七十壽序

昔歸熙甫先生謂古無生辰爲壽之詞而婦女尤不宜有此言攷大雅旣醉之詩昔人所謂備五福者也其詩一則曰室家之壼再則曰釐爾女士維時成周方盛不言德政教化之美而舉宮壼錫類以明福祚所由來且曰從以孫子意是詩必爲壽母而作如魯頌僖公伐楚歸美於成風故引姜嫄發其端而申之以黃髮兒齒眉壽無有害繹詩之旨而古人之爲母祝釐隱然可得於篇章之外未必盡如熙甫所言明矣江西武寧王子心葦少而孤其母張孺人以養以教俾至於成立能文章質性粹美以州判來於滇坐而問故則孺人之教爲多且保遺孤守遺產撫其兒之孤而毓其夫兒之子非女而有士君子之行者耶雖然詩稱白華南陔謂孝子之潔白相戒以養而束皙補亡舉馨爾夕膳潔爾朝食實之蓋古

人皆仕於本國故足不踰疆場而孝養之事無缺今武寧距滇六千餘里幸値孺人壽辰而心韙以仕羈不得往得毋於循陔之義或有歉歟史稱何蕃純孝學太學歲一歸父母不許間二歲乃歸復不許凡五歲以親且老不自安始揖諸生去蕃爲父母者往往祿養爲優發名成業爲貴此毛義以安陽尉守令捧檄而入喜動顏色者歟今心韙和以接物潔以持躬仕於滇多爲之推轂者孺人聞之有不忻然而笑色然而喜者乎視夫長筵廣席絲竹駢羅躬爲斟酌上壽其所以娛親者果孰多乎然則孺人之茲壽也洵可爲孺人慶而孺人亦必以此自慶五福之集不假蓍蔡得之矣孺人今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年屆七十心韙屬余爲介壽之詞寄歸子舍俾侑一觴余竊推大雅詩人之旨知孺人有必宜登上壽者

遂書以爲序揆諸熙甫之言亦庶無剌謬云爾

高母陸孺人七十壽序

乾隆九年高子赤章受業于予予於高氏故姻親也蓋赤章從祖母爲予妻鄒夫人之姑後五年赤章補博士弟子又二年娶陸孺人其歿也在十八年時陸孺人年纔二十三耳其後予通籍入京數歷中外不通音問久之五十八年予年七十蒙　恩予告歸家則赤章子嗣宗已補博士弟子矣赤章早歿無子歿後十四年弟紫庭始生嗣宗才二歲孺人取以爲子其零丁孤苦如此今嘉慶三年正月孺人七十懸帨之辰姻親將稱觴以祝之謂知其家顛末者莫如予詳於是請爲祝嘏之文高氏兩房本素封與親串吳氏陸氏李氏咸以貲雄里閈赤章諸父諸舅不二十年皆中落斥其産甚至貧

無依賴獨孺人稱未亡人者五十年如一日風淒雨晦茹荼集蓼以養以教俾嗣子迄于有成嶄然露頭角矣非苦節之尊者乎能守舊業內外井然歲入稍贏且周卹其親戚不賢而能若是乎今之七十孺人不自意其至是而覺至於是非天之愍其節而成其賢乎姻親等肆筵設席蹻鞠而爲之稱祝也固宜抑　國家旌表之例凡守節三十年得與烏頭棹楔之典往余撰青浦縣志時孺人年五十有六因編入列女傳蓋未及請旌也今又十四年姻親等行將具事寔呈於有司上於宗伯烏頭棹楔之典旦夕可俟予將別爲文稱賀而先以此祝之云

武林程太孺人七十壽序

上年秋成稍歉仰蒙　恩旨　賜蠲　賜給兼以　賑卹於

是民力得以稍蘇今乙丑歲早春多雨地方又以爲憂而夏四月得　旨遷來安武君來爲令君甞任仁慈清儉閭閻大悅時暘時雨和氣應之頁前游然迄今甫三閱月彌望數百里內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咸以爲豐稔定倍于積年而君已遣使迎程太孺人就養官舍荅壽星之月正太孺人七秩生辰邑之搢紳等相與躋堂稱慶屬予爲文以記之予聞太孺人出自名家幼而端淑于歸後生二子遽有栢舟之悼時君方三歲君兄銘庵方五歲教育兼至每日必督課所學幾何紡績篝鐙以佐夜讀其後君聯擢魏科君兄亦爲鄉薦家門鼎盛文采斐然皆太孺人閫教所成今扳輿晝舫雜班生輝合邑歡騰爭欲效千秋之祝也固其宜矣抑予考諸風雅豳岐地方百里尚不能比于今之縣治而農夫穫稻後爲春酒

以介眉壽是以殺羊稱兕爲無疆之祝至蘭陔侍奉亦必有華黍由庚以供孝養觀此淑德所予先徵龐眉而太孺人親櫝考祥康強逢吉方乘此秋涼鷹爽長筵晉祝又其宜矣且古人之燕喜也多述德于閫幃故覓騒行葦詠孝子之錫類頌者謂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而魯侯燕喜亦並及于壽母今君合境內竹馬之歡爲堂上萊衣之舞又深有得于風雅之旨者昔潘安仁之賦閒居或宴于林或禊于汜也豈足方其什一哉君籍來安滁州屬也宋歐陽公守滁之日歲物豐成乃作豐樂亭以紀其事時歐陽公年三十九其母鄭太夫人年六十五君在集中尊揚母教不一而足既躬莅滁州亦必迎親侍養是豐樂之成鄭太夫人嘗見而知之爾哉其樂固以娛親之樂耳時必有文以記之惜乎僅學成之記而不

及乎燕譽之文也君臨蒞求久已取歐陽爲法慈珊善政將日引而月長然則是碑也其可畧而不書乎故因鄉邦搢紳等之請援筆誌之使峯泖間傳爲佳話云爾

春融堂集卷四十二終

青浦 王昶 德甫

跋一

跋周易乾鑿度

鄭康成註周易乾鑿度上下凡二卷按隋書經籍志有易緯九卷舊新唐書藝文志並同初不別出乾鑿度之名而徐氏初學記李氏文選註虞氏北堂書鈔歐陽氏藝文類聚李氏周易集解孔氏賈氏經疏率援引此書至宋晁昭德先生尤文簡公遂初堂書目亦具載爲緯書之僅存者爾詩正義引乾鑿度云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又云與亡殊方各有其祥又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者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

忘本文選註引乾鑿度云代者赤兌黃佐命又初學記引乾鑿度云管三成德爲道苞籥鄭注管猶兼也一言而兼此三事以成其德道苞之籥齊啓之開名門戶及藏器之管爲籥今本皆無此文則其殘缺已多也雖然漢學之失傳久矣而其推日用事六日七分以及消息主歲之卦皆與孟喜京房荀爽虞翻之說合蓋漢儒所以言易者多本於此洵可貴也

周易義海撮要跋

蜀人房氏審權撰義海江都李氏刪爲義海撮要十二卷是書最膚淺房氏已不能略窺漢經師之旨而李氏更甚雖以尊明人事爲言實乃飾其陋也至雜引古人姓字殽乖繆例如一王弼也或云注或云王或云弼或云輔一孔穎達也或云正或云孔或止云陸則希聲與棅誰辨乎或止云劉則瓛

與牧與綜孰辨乎且其所采干氏寶荀氏爽崔氏憬何氏妥諸說率不出李氏中考嘉祐間修新書若陸希聲之傳荀爽之章句何妥之講疏劉巘之義疏鄭元虞翻干寶之註其載藝文雖曰亡者十五六豈無一二完書而所采止此意專就集解中稍稍掇拾之歟何他說之悉不見錄也或云房氏故一百卷李氏作撮要時擇其義精奧者輒去之故然

惠氏周易述跋

易綜天人廣大無不包儒者據其一德往往演之而合然自七十子殁山東大師各得所傳以教故漢易多孔氏之遺京氏房鄭氏康成虞氏翻荀氏爽其尤著者獨亡佚已久其畧僅存于李氏易解而采摭不備彼此互見且所撰索隱又亡讀者罕能通其術我友惠定宇先生研覃群經義疏以逮魏

晉六朝之書有涉于易者旁通而曲證之作爲易述而京鄭諸家之法復明殺青漸久朽蝕剥缺滋甚周子錫瓚鳩工修補于是是書復完可誦定宇又有易漢學蓋易述之綱領不讀漢學不知易述所以作周子將梓以冠于書首學者出是而服習焉微言大義左右逢源不復有斷港絶潢之歎已

易漢學䟦

漢學廢久矣易滋甚王氏應麟集鄭君之遺未得其解自後辨論已定宇世傳經術於註疏尤深所攷易漢學分茅設蕝一卦氣一納甲一世應一爻辰一升降而漢儒以象數說易者始備其中惟卦氣傳最久用最多故後漢書而下迄於王朴莫不舉十二辟卦以驗消息而七十二候著於周公故歐陽公素疾讖緯亦載入五代史司天攷中然三統四分歷術

失傳既久所謂六日七分於氣盈朔虛閏之法莫得其詳而京氏某辰某宿法亦不傳夫漢儒諸家之說今畧見於李鼎祚易傳頗恨其各摘數條參差雜出不獲見其全因不能推而演之也定宇采掇排次藁凡五六易丁丑與余客揚州始定此本命小胥錄其副以是授余蓋其所手書者今下世已十年矣展復數過爲之泫然又攷晉書藝術傳臺產少專京氏易善圖讖祕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算六日七分之學又隋書經籍志梁有周易飛候六日七分八卷亡此二條爲采掇所未及因併記於跋尾

跋稽古編

乾隆戊辰始見是書于定宇徵君所蓋長發先生手書字畫雜出於大小篆古質端雅可愛閱趙氏嘉穆跋是書在世止

有四本其三不知所往矣定宇藏本後歸吳舍人企晉時趙君損之館其家手寫一帙以去頗爲藝苑秘寶趙君殁書遺帙不存而企晉所藏不知無恙否思之輒爲惘惘令余自蜀歸見通經道古之士靡不重是書傳寫亦寖廣以此知覃思深造博而能精始未有不傳傳久之未有不益著且大者余嘗謂紹鄭荀虞易學定宇易漢學周易述稱最紹毛鄭詩學是書稱最其疏通證明一本介疋說文以迄兩漢六朝古義不爲後世俗說所惑學詩不習毛鄭與不學同而不習是書猶斷港絕潢斷至于海豈不誖哉此甲溪太史鈔本雖全用楷法尚未失原書本意借而錄之并志是書緣起於左

宋刻周禮跋

周禮宋版小本前有圖一卷圖各係以解并散陸德明釋文

於經文下有重言重意者亦標出之宋版春秋左傳亦如此前有徐健庵乾學印記

宋本春秋左傳跋

共三十卷止載杜註長四寸餘寬不及三寸古雅可愛冊中脫落鈔補者不下數十紙卷首題云春秋經傳集解隱公卷第一他做此卷尾亦然獨第十八冊題云婺本附音重言重意春秋經傳第二十六冊後亦然與他卷例異按此二紙皆係鈔錄者意小胥借宋槧婺本書之故異耳前有閩人演印

春秋集傳微旨跋

是書三卷爲吳郡陸淳伯冲纂按崇文總目載唐給事中陸淳纂春秋三傳共十七卷云三家之說不同故采獲善者參以啖助趙匡之說爲集傳又本襃貶之意更爲微旨係別三

家以朱墨紀其勝否故自序云其義當否則以朱墨爲別也以崇文之卷次合諸柳宗元墓表是書有三卷新唐書藝文志爲二卷者謬也又按本傳質本名淳避太子名故改今書仍署名淳意成于貞元二十一年之前歟又書署云朝議大夫守國子博士上柱國新書亦不載歷官惟柳氏墓表志之

書褚先生補史記後

按張氏溥列褚先生所補史記外戚世家內王太后衛皇后尹婕妤鉤弋夫人陳涉世家贊梁孝王世家三王世家張丞相列傳內韋賢魏相丙吉黃霸韋元成匡衡田叔列傳內田仁任安平津侯列傳滑稽列傳內東方朔東郭先生王先生西門豹日者列傳龜策列傳三代世表內答問孝昭以來功臣侯者凡一十二篇然言所補篇目者張晏等各有不同其

中有太史公曰者有褚先生曰者當時頗以分別則此一十二篇猶不應盡屬少孫又有稱續者則更非出于少孫明甚按史遷自序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皆有敘錄并云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是當日實有成書裴駰所言文句不同有多有少是非相貿眞僞舛雜或被既時遺佚或殘後散亡耳至如取荀卿禮論荀子禮論備取人生有欲而節成禮書取禮樂記樂書亦自太一下皆取樂記以成樂書是猶集句書以爲唐虞三代之紀本無不可若取司馬季主言以當日者與史遷自敘齊楚秦趙各有所用不符取太卜雜占以當龜策亦與自敘三王四夷有別况孝武本紀當合一代時事紀之何僅取于封禪而封禪已見八書又何取于重錄乃取書中天子初即位以下別爲武紀其賈誼論秦孝公據崤函

一篇已見秦本紀又入陳涉世家索隱謂加贊首形勢險阻數句然後稱賈生之言因即改史公之曰而自題位號謬妄至此斥以非才妄續非過矣少孫潁川人仕元成間韋稜云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寓居于沛事大儒王式續太史公書其紀霍光家世聞之方士考功紀外戚聞鍾離生記梁孝王聞宮殿中老郎吏編三王封策取之長老好故事者雖蕪雜不經亦可謂多識前言往行矣

跋漢紀

漢紀三十卷漢荀悅撰隋經籍志云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悅倣春秋左傳之體爲漢紀校其自序始於建安元年成於五年尚書給紙筆虎賁給書吏其鄭近如此漢人所著存者甚尠此獨完好無恙亦可寶也唐志有

應劭等注崔浩音義惜已亡佚何景明集謂是書世無刊本吕仲木柟求得于吳中侍讀徐子容家高陵令翟濤梓以行世今翟本未之見此爲嘉靖戊申黃姬水刊本

書陶淵明傳後

按陶侃家尋陽有子十七人見於史者九人洪旗琦早卒瞻死蘇峻之難斌爲弟夏所殺（晉書夏子淡傳云父夏以無行被廢與此不同）庾亮誅夏稱亦爲亮所誅範岱皆以令終惟瞻子宏襲侃長沙公爵傳子綽之孫延壽及宋受禪降爲吳昌侯五百戶淵明所稱族祖長沙公必延壽也又按延壽係侃四世孫淵明何謂之族祖序又稱爲路人是服已盡者淵明當爲侃七世孫無疑各傳稱侃曾孫恐誤也吳仁傑撰年譜謂當稱族孫稱族祖者乃字之誤亦恐臆斷淵明命子詩云肅矣我祖直方二臺

惠和千里蓋亦曾歷中外者又云於阜仁考淡焉處止則父先以高尚名惜史闕皆不能考矣侃卒於成帝咸和九年距元熙元年僅八十五年延壽何爲侯又旗孫襲之亦嗣彬縣開國伯淵明不應至乞食蓋其生平孤介不屑不潔即同族亦未肯受其沾潤故卬然侃坐鎮上流史稱外相蘇峻之叛意在坐觀成敗末年勳業彌隆潛有包藏之志蓋去王敦桓溫無幾而淵明及其從叔淡俱已高隱傳及唐而九世孫峴復以隱逸著唐書亦可謂幸已又按詩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豈惟行游近張掖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云云考晉書地理志張掖在晉屬涼州後張天錫降于苻氏尋爲呂光所據分東張掖至呂隆降于姚興三分其地北涼沮渠蒙遜建號于張掖又惠帝後幽

州沒于石勒及慕容儁僭號於薊是爲前燕地稱于時爲苻堅所滅堅敗地入慕容垂是爲後燕垂死寶遷和龍是張掖幽州爾時皆與江南懸隔淵明何以往游考淵明三十六歲始爲鎭軍參軍則所謂少年壯且厲者當在三十歲前後是時秦涼南涼北涼及燕魏皆亂仗劍遠游有經畧北方之意蓋本係世臣豈無意於中原而是時慕容禿髮沮渠互相侵擾故欲其地以觀釁然則寄奴未盛之前實欲有爲于世寧願避人終老也哉詩中言首陽易水又言莊周伯牙兩墳伯牙墳無考莊子墓在臨淮則當自鍾離潁州而至秦中又自秦而東過首陽太行涉易水以至幽州途次所經歷歷可想見也意兵戈俶擾而間道尙可往還然晉書宋書南史諸傳皆不載其事而集中亦更無往來詩什豈於少壯之作多刪

側耶

封氏見聞錄跋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撰封氏見聞記凡十卷自元迄今未有槧以行世者此冊爲正德戊辰青歸樹所錄蓋從余鄉夏庭芝伯和泗北村疑夢軒中本錄出弁錄伯和至正辛丑上元日跋語佚第七卷五頁第三卷銓曹以下亦闕焉考演名不著于唐書列傳與宰相世系表藝文志亦僅載其續錢譜不及是書惟鄭氏樵通志有之又止書五卷中有與史傳相發明者蓋劉氏肅大唐新語裴氏庭裕東觀奏議之亞也後又有跋者爲朱氏良育孫氏元伽陸氏貽典惜青歸樹不可考爾

宋本元和郡縣志跋

元和郡縣志序李吉甫撰吉甫表進時官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唐書志五十四卷今存四十卷又目錄兩卷始京兆府盡隴右道合四十七鎮每鎮皆有圖在篇首其表云古今言地理者飾州邦而敘人物因丘墓而徵鬼神流于異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皆略而不書將何以收地勢保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之數語洵足爲後世纂修輿地者法按吉甫再相在元和六年正月庚申此志自載其所常建白者二事收復天德舊城則在八年更置宥州于經略軍則在九年其年十月丙午吉甫遂甍于位是書蓋其將甍前所奏上者吉甫精地理撰有十道圖十卷古今地名三卷刪水經十卷又當國日久熟于戶口疆境方

面險要當圖河北淮西地形以獻俾憲宗得坐攬要害而收經畧諸鎮之效則志與圖之成必資稽當時圖籍爲之最爲可據而惜乎其缺軼也多矣淳熙初張子顏帥襄陽程大昌時官祕書少監因檢蓬山藏本畀之遂梓以行于世後有洪氏邁及大昌子顏跋云

跋唐書直筆新例

唐書直筆新例四卷新例須知一卷呂夏卿撰夏卿以祕書丞佐歐宋諸君子修史其名見曾公亮進表中是書歷敘書法詳而核密而嚴足爲作史者法然往往與新書不合如以僕固懷恩當見于本國鐵勒傳今列叛臣李寶臣當革其賜姓今仍書李適之當附于本祖常山王等今列宗室宰相杜甫三大禮賦李白明堂賦當見本傳元結中興頌當見安史

傳柳宗元方城皇武二雅嘗見裴度李愬傳今皆例不書李白杜甫嘗特立傳今列藝文又新例中諸王二百十一人今九十三附三十九公主二百十四人今二百十一戎狄六十二國今五十五附六國其他例此甚衆豈夏卿有是例而掌史局者弗之用耶夏卿字縉叔晉江人史稱其學于史貫串唐事折衷排比于新書最有功云

通鑑纂跋

是書一百二十卷明正德二年御製起于伏羲訖元順帝體仿綱目而名曰通鑑謬也前有宣德御製序文奉勅詳定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焦芳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王

參編纂者爲嘉議大夫掌詹事府事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劉機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劉春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費宏翰林院侍讀徐穆翰林院編修王瓚謄錄者爲中大夫光祿寺卿周文通奉政大夫吏部郎中沈石魁承直郎大理寺左寺正趙式徵仕郎中書舍人喬宗李淇鴻臚寺序班汪麟僧錄官曾翰林院孔目中書舍人劉訊

按明史東陽傳東陽奉命編纂此書既成劉瑾令人摘舉小疵除謄錄官數人名欲因以及東陽東陽大窘屬張綵爲解乃已然其去取失當及載事舛誤誠有可指摘者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

上命大學士諸城劉公左都御史武進劉公爲總裁命余及中書舍人張鑄翰林院編修楊述曾宋銑重修之改名輯覽

體例視原書加倍分卷進呈
上親御丹豪加論斷于上方採取既博議論復嚴蓋千古之
金鑑也余適雲南後以陸舍人錫熊董其事閱十年始成之

革朝志跋

革朝志十卷許相卿撰此為承樂例去建文年號而作首君紀次閣官傳次死難次死事次死志次死遁次死終次傳疑次名臣終于外傳自死難至名臣據成祖入南京一榜四十六人又歸命者三人又守志者五十三人總百有二人外傳則記終事成祖者然如尚書鄭沂郁新侍郎古朴劉季箎盧淵都御史劉觀向寶編修吳溥葉砥給事中徐思勉俞士吉文選郎中陳臨國子助教鄒緝知縣梁潛尚不盡載也

唐律疏義跋

考新唐書藝文志刑法類共二十八家六十一部今惟此尚存蓋即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所上者以疏中所列奏詔撰人名姓較之唐志惟有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唐臨段寶元劉燕客賈敏行等七人其褚遂良柳奭韓瑗來濟辛茂將裴宏獻王懷恪董雄路立石士逵曹惠果司馬銳十二人皆不署名意遂良奭瑗濟後皆以事得罪而辛茂將以下俱散秩故刪之不具列耳然立法寬簡義所未明加以問答精細詳審足為後世鑒而自元泰定重刊後至今五百餘年僅見於永樂大典世罕有津逮者矣

平叛記跋

平叛記二卷志載吳橋兵變事甚詳明亡天下率壞于招撫之說而是事誤尤甚變亂之始衆不過千人使撫各鎮兵賊

而殲之如孤豚腐鼠爾顧視其跳梁犇突必成成撫局乃已孫
元化余大成倡于前劉宇烈和于後於是萊與京師相去僅
千四百里被圍至八閱月乃解微朱萬年謝璉之守禦萊且
不能以旦夕守孤城之中效死之士枕戈泣血而當國者餌
其餽遺皐皐訑訑因循洩沓苟緩歲月此可為痛心疾首者
矣記為東萊毛霦荊若編述不獨敘事詳贍亦肅使後代有
所鑒焉

墨子跋

凡六卷按漢志載墨子七十一篇今僅存五十三篇新唐志
載十五卷今僅存六卷其文亦多缺訛析亂不可讀按篇中
率間雜以故墨子曰云云蓋亦出于墨氏弟子所記然考其
弟子著見者有程繁管黔敖游高石子駱滑釐弦唐子公尚

過勝緯高孫于而莊子所載相里勤苦獲已齒鄧陵子不具焉何歟漢志有董無心難墨子一篇今亦不傳

莊子跋

郭象註凡十卷漢志莊子五十二篇今三十三篇晁公武云郭象合之然公武又云內篇八今內篇實七篇云八者誤也又考隋志有晉太傅主簿郭象注莊子三十卷目一卷梁七錄三十三卷至唐志則云十卷已與今本同是三十卷者不解何時合併耶殆注後附以陸德明音義據隋書郭象自有莊子音三卷陸德明自有莊子文句義二十卷意郭音已亡後人因取何義例節附之與陸所引郭及崔譔向秀司馬彪李頤備見隋志梁簡文講疏亦見唐志至所云徐者當是徐邈邈有集音三卷所云李者或爲李軌軌有音一卷又所云

李順者恐即李頤之譌若嵇康郭璞支遁潘尼諸人則志率未之載而韋昭皇甫謐等則皆從他書引入惜其少分晰耳

又按世說註云秀好莊子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又晉書秀傳云莊周注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莫適論其旨統秀乃爲之隱解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又郭象傳先是註莊子者數十家向秀於舊注外而爲解義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遂竊以爲已註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然自晉以後注迭用郭不用向而陸德明遂謂子元之註得莊生之大旨而忘其出于秀也矧史稱東海王越引象爲太傅主簿權熏灼內外由是

素論去之然則象固非能註莊者且其指陳元旨可以別成一書未嘗沾沾焉與本經比附也是後有褚伯秀南華眞經義海纂微一百六卷林希逸眞經口義陳景元有章句口義章句餘事及餘事雜錄賈善翔有南華邈吳澄有南華內篇訂證羅南道有南華眞經循本成元英有眞經注疏具見道藏頗與郭氏注外別有發明

荀子跋

荀子史記謂之孫卿子避漢宣諱改也班志孫卿子三十三篇考今本三十二篇志云三三者誤也唐楊倞注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篇第亦有移易以類相從者班志虞邱說一篇益難荀卿而作虞邱說不傳不知所難何條也志云倞汝士子官大理評事然據汝士

本傳子知溫知止悉以進士第入官而世系表載知溫知止外又有知遠絳州刺史皆不及傳豈亦有闕文邪

跋劉子

劉子二卷北齊劉晝著共五十六篇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注按晝字孔昭所撰有高才不遇傳金箱璧言而是書本傳無之又隋經籍志若顧子符子入雜錄而此獨未載何與考唐志劉子十卷劉勰撰袁孝政序云晝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爲劉勰或曰劉歆劉孝標作陳氏振孫至不知爲何代人晁氏謂其俗薄則殊有見也大抵唐志之劉子非卬此劉子而此書不見於晝傳爲後人僞撰無疑明人好作僞申培詩說子貢易詩傳天祿閣外史無識者多奉爲天球拱璧是書益其流亞耐

書文選李善註王仲宣從軍詩後

此詩共五首李善註以爲西征張魯所作以美其事但曹操于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方以公進爵爲王第一首稱相公巳是第三首不應即稱聖君也且三國志獻帝二十年七月操軍入南鄭十二月自南鄭還而第五首云朝入譙郡界曠蕩書譙在沛郡後漢書同竊謂操本以征張魯至陽平魯破回至南鄭去譙絶遠不當至譙惟操于二十一年十一月以征孫權至譙二十二年正月軍居巢三月引軍還仲宣似兩次從征征西一首征吳四首裴松之專取第一首註于獻帝二十年之下是也觀第一首中西收邊地及歌舞入鄴實已意盡語竭而第二首起句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自屬別起之勢昭明取兩次之詩并於一題善註因之則裴註不說而

善註誤耳且後詩中又有桓桓東南征討彼東南夷其爲征

權而非征爵之作更無可疑

書王維送元二使安西後

考今安西府在唐爲沙州燉煌郡地唐之安西大都護府初治西州唐伊州今哈密又西爲西州應屬今闢展又徙高昌故地即交河郡平高昌以其地置闢西州今吐魯番有交河又徙治龜茲都督府唐龜茲都督府爲四鎭之一漢龜茲國地今庫車唐自四鎭而西踰葱嶺至條支波斯諸都督俱隷安西都護府而其府治前後三徙總在今哈密之西自燉煌西行

里始抵哈密則安西在陽關以外無疑右丞詩所云應指於西都護府言之又按漢書地理志燉煌郡龍勒縣有陽關玉門關西域傳西域三十六國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漢時燉煌郡領六縣東則淵泉冥安廣至西則燉煌効穀西南

則龍勒師古注稱効穀縣本漁澤障也今燉煌縣西黨河一帶有農田水利之益應屬効穀舊地而龍勒縣居其西南當在今燉煌縣西南黨河西境陽關玉門關俱在龍勒縣境而陽關近南故曰陽關以今形勢求之陽關應在今黨河西南與紅山口爲相近也漢西域三十六國即今回部回部東境直安西府燉煌縣亦與漢書三十六國東阨陽關之說相合又晉書地理志燉煌郡統陽關縣縣以關名也唐書地理志沙州燉煌郡縣二燉煌壽昌元和志陽關在壽昌縣西六里唐壽昌縣即漢龍勒縣也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自肅州渡金河又渡鄉都河至陽關鄉都河即今燉煌縣西南之黨河一統志陽關在沙州衛西南舊沙州衛即今燉煌縣也皆與各史書合

書李義山詩後

義山詩前人論之詳矣其文麗其旨深其寄托要眇微詭而忠義之志悲憤激發而不可掩目爲離騷之苗裔風雅之閏位豈過譽哉義山初婚于王茂元旣從鄭亞辟爲校工部員外郎卒遭蹉跎窮厄以死蓋未嘗一日立于朝乃能憂時事激發悲憤如此晚唐慷慨之士莫若劉去華一時文人未有與之倡和往復者意其人槎牙磊砢爲世所不喜義山生則寄詩以致其懷歿則哭之且謂義叔師友則其能與忠義之士爲伍又可知已唐自天寶以後僕固懷恩朱泚李懷光輩相繼不靖而吐蕃回紇更踐入犯天子往往蒙塵于外其間雜以藩鎭之拒命閹寺之亂政李輔國元載盧杞皇甫鎛等之奸慝士大夫憂國者嘗太息流涕繼之以痛哭然自李杜以

下如義山之悲憤激發僅數人爲爾其餘能言之士讀其詞乃若太平無事時之所云蓋士氣之頹靡極矣豈積亂之後教化不修士人無復有知忠義其視朝事播遷杌隉如秦越人之不相涉歟抑是時所尙者巽懦儈猾之人其有挿齒牙樹稜角者鐫而去之以致變叟濡忍浸淫成習歟嗚呼嫠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漆室之女倚柱而悲吟蓋忠義本于天性雖婦女有不得不然者以不得不然者而視爲可以不然于是乎庸懦儈猾勢將無所不至以庸懦儈猾之人登進于朝廷且引其黨類以保全祿位榮身肥家爲得計其于君父之播遷杌隉豈所惜哉故唐之亡也張文蔚蘇循等泰然以國與人不復顧惜廉恥推其本皆自士大夫不知憂時始雖然孰使忠義之士鐫其齒牙稜角噤不得言以浸成

此習也蓋所由來漸矣義山之詩夫莊之對策所謂頑廉而懦立者也爲國者欲以風厲天下忠義必取諸此

陸宣公集跋

公集凡制誥十卷奏章七卷奏議七卷總名翰苑集權德輿序之宋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奏進淳熙八年四月蕭燧宇文价葛邲蔣繼周洪邁李巘吳煥進講紹興二年八月嵊縣主簿[illegible]騰復爲注十五卷進呈凡奏進者皆公奏草則制誥之亡久矣明宣德三年大理寺卿胡元節一梓之天順元年[illegible]延祥又刊之宏治十五年嘉興知府于世和又梓之嘉靖丁酉秀水給事中沈伯咸又梓于鳳池里西清書舍萬歷九年廬州知府葉逢春又梓之此本乃萬歷三十五年裔孫基忠刊之

書蘇文忠公岐亭詩後

陳季常堯咨之子堯咨本與歐陽公不協東坡係歐公門下故堯咨晚歲或疑歐公擠抑之而東坡慫慂其間然觀東坡與季常相好無間則知傳聞者妄也然季常以貴公子奢侈無度秦少游贈詩云侍童雙擢玉鬟髮光可照駿馬錦障泥相隨勝海嶠是其生平以豪華是尚必窮水陸以工飲饌如王武子所為故坡老作詩珍重以戒之耳

書蘇文定公商鞅論後

秦取天下之業肇于孝公以用商鞅故然卒二世而亡其國秦自桓景後不與東諸侯會盟征伐者垂百有餘年其無意于爭天下也已久自商鞅入秦信以表令令以立刑刑以齊力力以致强蓋秦本西戎孝公雖奮發欲有為而左右皆景

監閹寺小人雖未嘗聞帝王仁義之大道是以執彊國之術適其中所意而說遂以行今夫治國猶治身身不必能翹關扛鼎也血脈和神志定足以永天年矣若自恨其疲苶荏弱日取雄峻之藥壯其筋骸血肉而元氣不足以勝之卒然病發必顛踣而不可救好言彊者何以異是蓋仁義者國家之元氣感民以慈惠斯不忍之心生于民以身家斯不敢之心作求民以禮樂孝弟斯恣睢狠戾之心無自而發而又益以春蒐教芟舍秋冬教振旅燕以習射會同田獵以講武事雖不言彊彊莫有過于此者善乎蘇文定之論商也言商俗嚴厲明肅立國最強而享國之祚比于夏周最短周最弱而享國乃倍于商伯禽受封之魯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周公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太公封于齊通商工之

業傾魚鹽之利周公曰齊强後世必有纂弒之禍以故田常弒簡公康公卒爲田和遷海上而魯至頃公始絕蓋後齊一百四十餘年然商之强武湯以仁義行之齊之强太公以政令行之而享國遲速之效已相懸絕如此况刦之以法繼之以刑其不折而亡也何待荏弱者之病失于寬和迂緩後雖不克自振其仁厚之澤猶足使人維持顧惜而不能去敵浸尋淹久而後滅强者之病猛摯斷其民痛心疾首鬱勃抵抑久之不敢發機一發則相顧以起秦之陳勝胡樹附之翟讓李密是也然則强之甚正其亡之亟也而後世乃欲效鞅所爲不益謬歟史記載鞅始說孝公以帝王孝公時睡弗聽此蓋傳記之失天資刻薄如鞅烏知所謂帝王之道哉

烏臺詩案跋

書一卷蜀人朋九萬著葢錄蘇文忠下御史獄事始舒亶彈章供狀及謫官後表章書啟詩詞馬氏端臨通考云一十二卷近査愼行悔餘得諸太倉吳璟元朗馬思贊爲梓行之僅存彈章供狀謫官時諸文已缺佚

環谷集跋

環谷集八卷祁門汪克寬德輔著環谷之學得諸黃勉齋之門人雙峯饒氏而又與胡炳文吳仲迂許謙諸君子相師友實學之粹也是本爲其裔孫宗豫武山梓前有孫枝蔚徐乾學序而象贊行狀墓表年譜請從祀疏創建環谷書院記及胡傳纂疏詩集傳音義會通經禮補逸序跋刻啟皆附載焉

題剡源文鈔

考剡源集宋學士濂爲之序其文見潛溪集中二十八卷明

初國子正夏閬與其孫賓先曾刻之刻本不可得矣偶見影鈔本二十六卷詩一冊分體不分卷或當時作二卷故謂二十八卷歟此四卷蓋黃梨州先生所錄授其門人范氏所刻視全集僅十之三四然精華已粹于此今影鈔全本益少是爲中流一壺矣

元詩跋

元孫存吾編前集六卷共一百十五人後集六卷共五十七人時盱江傅習說卿號楩谷得一時名賢詩搜羅廬陵孫存吾如山因爲編次其編詩或以字或以號或以爵其名多不可考而綜選尤疎雜無法虞集序作於至元二年八月而爲前集序謝升孫順父序作於二年三月而爲後集序更可哂也詩人江右人爲多然顧嗣立選元詩三集搜羅極博獨未

見此是亦可珍惜巳存吾官儒學學正

山中白雲詞跋

龔蘅圃刊山中白雲詞最爲精審若竹垞分虎諸君校定本故然然頗恨其不附樂府指迷數十年來此版轉鬻趙谷林家而樊榭諸君復搜軼事附之殆無遺義戊申四月過祗豐大慈寺借閱天目中峯和尚廣錄中大覺寺無盡燈記云大圓覺揚開蓮華峯有栴檀林龍象圍繞梅野居士張公叔夏施財造無盡燈一座復捨腴田若干畝用充膏油持以供養工師出巧珠轉玉廻浮幢王刹殆不是過位置十面面各一鏡鏡各一佛中燃一燈交光相攝居士印之而與無盡之施匠氏因之而獻無盡之巧蓮峯得之而作無盡之莊嚴大衆觀之而爲無盡之佛事是謂無上功用解脫法門超然于名

相之表居士求余作記故引是說以告之云云是又厲趙諸君屐齒所未及者喜而錄之益知海底珊瑚鐵網有所不盡世有嗜奇愛博君子續獲叔夏軼事庶倘有以助我耶

書張叔夏年譜後

按先生年齒事實可攷於詞者止此六十七歲後無所表見然必登耆艾無疑其來往江湖幅巾拄杖留連於詩酒翰墨之場與遺民野老采薇餐菊或歌或泣志節可想見也又按元世祖至元十四年伯顏入臨安以帝㬎及后妃宗室去及己卯宋亡其時王公大臣子孫必挾以北行且是時議選宋臣于內地又訪江南人才故叔夏以庚辰九月往北迄庚寅始歸在燕已歷十年叔夏自以勛臣世裔不屑屈志新朝僅而後免有不可備述於文詞者故殷孝思序云幾經兵燹猶

自璧全幸之也舒岳祥詞登承明有日乃爲叔夏僞朝殊非實錄讀其詞小序自夜飛鵲書大德外其餘僅紀甲子並未紀元是乃師法柴桑甘以承明爲志耶生平蹤跡自燕而歸居於杭游於山陰台州往來於江陰義興在吳中最久存詞始庚辰止甲寅蓋三十餘年之作則其遺佚者多矣朋好亦皆東南逃名遁世之士如王碧山周草窗陳西麓鄧牧心吳夢窗李商隱仇山邨李篔房白廷玉韓竹閒疑濶字之誤鄭所南錢舜舉李仲賓趙子昂張伯雨可攷者十五人餘恐將沈響寂余以弇陋不復能稽其出處尙冀復有樊榭意林功千者出相與搜攷而續紀之

跋夏節愍集

陳忠裕集之得成也莊君師洛搜輯之力居多何子其偉編

訂而刻行之誠藝林佳事哉然余又思夏忠節與忠裕同爲幾社友亦屬莊君輯其遺文而忠節砥行立名不欲以文章著故所作除壬申文選外無多傳惟令嗣節愍爲忠裕弟子年少才高從軍殉難其人其文千古未有爰與莊君於明季諸人殘稾中零星采掇有所獲必互相校勘積時旣久遂成卷帙辛酉春余主講敷文書院出其稾令吾宗鴻逵手錄一通幷倣忠裕集之例畧將時事附註以壁漏倘多不與忠裕集同時並刊後何子續得其遺詩卅餘首及詞餘一種增訂重編釐爲十卷而詩古文詞始燦然備矣余年老目盲非克細校仍屬莊君始終其事此何子以書來告將與忠裕續集同授諸梓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爲識其顛末如是

春融堂集卷四十三終